

Traditional Religious Sculpture in My Eyes

我眼中的 传统宗教雕塑

蔡龙总 by Cai Longzong

中国的宗教雕塑扎根于深厚的人文土壤之中,以一种独特的风采发展着传统的宗教信仰。中国的宗教信仰并不同于古希腊注重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注重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宗教雕塑作品,如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山西彩塑等等,薪火相承延至今日,在西方美学思想冲击,传统与创新,沿承与叛逆中创造了今天的时代风格。“佛”梵语之音译,译成汉字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如实知见一切法之性相,成就正等正觉之大圣者之意。个人认为其意就是知见主观、客观和其他一切非主观、非客观之性相,这种观念是“恒顺众生”的,是流动性的。

尽管多数人认为佛像受造像法则约束较多,形式比较单一,但在我眼中佛像是集中国哲学思想、佛学思想、人体结构于一体的,是对中国传统艺术中形、体、量、点、线、面的完美诠释,因此佛像是我创作最多的题材。大雄、大力、大智、大自在的圆满体现,有与无、善与恶、色与空的幻象皆由心造。佛是凡人探索人类心理而实现的自我发现、演变升华、完善。香港的“天坛大佛”是目前全球露天大型佛像中本人最喜爱的当代大型室外佛像。本人目前所有参加或主持创作的宗教大型雕塑所用的放大方法都是从其而来。



长沙千手观音局部



丰陀菩萨局部

位于尼泊尔边境的不丹国,该国的佛像雕塑与中国藏传佛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样受古印度笈多式风格的重要影响,经历从繁缛雕饰向明畅淳朴的演变过程,有着原始意象式的艺术风格,寥寥几根流畅、和谐、优美的线条在此只是象征性的陪衬,注重身体的写实性,在高贵单纯的人体中灌注了沉思冥想的宁静气息,充满神秘的眼神似乎让人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原始佛教。2002年在参加为不丹国创作高52m释迦牟尼佛时,我就有此感触。在比例算法方面,两国同样都是按古印度笈多王朝的《造像量度经》中所注一样有麦、足、指、桡、肘、寻六种。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历史悠久、渊源流长,它不仅有发端孕育、成形、定性的清晰脉络,还拥有自成体系的精湛技艺及其经典造型理论,从一个侧面构建、完善着中华民族的美术体系。

“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

布袋和尚,是五代时期浙江奉化人,世人不知道他的族氏名字,自称契此,又号长汀子,留有偈语“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被世人传为弥勒菩萨之应化身,有着“不修禅定、不断烦恼、未尽诸漏”之称。奉化雪窦寺的“人间弥勒”高42m,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露天弥勒佛像。奉化的布袋和尚,虽然身形已变,但依旧是菩萨慈悲的眼神,那大自在的微笑,映示着中国文化包容万物的智慧,昭示



药王颂十二神将局部



《老子像》

了人性原始中纯净、本真的天性，洋溢着人类所向往的真善。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峨眉山十方普贤菩萨的创作原形是日本已故当代大佛师“宗久松琳”，糅合峨眉山金顶的普贤菩萨而成。正面是普贤菩萨的正身，透过由十大愿演变的10种面貌，最终化身为“导归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象征着“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世界”之意。雕塑的每一个面、每一条线，去繁就简，去掉原有的过多弧形，模糊了易吸收眼球的暗面，加强了整体感，不会因为某个具体细节而忽略整体。作品隐喻了生命的伟大意义。在佛光的照射下，一切虚伪的文明都显得那么脆弱、单薄；空气中充满了庄严、肃穆，领着我们的灵魂进入了神圣、空灵的庄严佛国。

1999年我有幸参加了由当时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释仁德和尚发起的安徽九华山99m的“地藏王菩萨”铜像模型雕塑工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大型室外雕塑，也是我目前做过最大型的雕塑。在创作过程中我隐约悟出古希腊“雕塑如建筑，建筑如雕塑”的含义。那“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力，启示着默默奉献的无私精神，冥冥之中幻化了诸念。


西方宗教里的“先知”在概念上基本和佛教的罗汉是一致的，本着这个思维，我在创作天津挂甲寺五百罗汉时尝试了加入了欧洲古典艺术中“先知”的形象元素——特别是米开朗基罗西斯廷壁画中的“先知”，强调直视人类心理的对话，在与心魔的对话中追求宁静、祥和、自在，正如罗丹的“思想者”，因幻象而理解了思想。

2008年我受邀主持河南老君山景区38m的大型老子像的雕塑工作。我花费大量的时间，几乎踏遍了景区内的每一个角落，最终在查阅老君山历史文化背景之时，“追梦谷”中一面岩壁赋予了我寻找已久的灵感。斧劈刀削般的岩壁上一片盎然春意，壁面上水已尽，纹犹在，山之魂魄融于石、于水、于树、于草、于情，领悟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理。老子、道、自然、山川在我脑中合成了一个符号，如山之魂魄、文之巨人。

回到景区的临时工作室我即刻挥洒灵感，塑就了老子的艺术形象整体如巍峨的山岩，川流不息的线条。他形成



一个朦胧的面，如山川被流水累世冲刷，最终水痕印在了岩石之上，直到恒远。“老子”的形象演变、升华，迥立于文化的颠峰暮望苍茫，成了永恒。他深邃的眼神透出的东方智慧穿越了时空，直视现代人灵魂的失落。

中国的传统宗教雕塑在解读中国宗教博大精深的人文哲学、古代文明时，对开辟新时代的中国特色雕塑有着非常积极的重要意义。宗教在艺术的世界里穿越了时间，抽丝剥茧地揭开了文化的真相，人们在寻得精神寄托的同时，也读懂了自身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感受到了传统宗教雕塑艺术追求人性真、善、美的真谛。



《文殊菩萨》



《观音》